

(一)大雅堂的苏绣姐姐76岁生日,谢定伟先生于南华新邨张宴,替姐姐暖寿。

席间,众人祝福苏绣姐姐生日快乐,以各自的方言。餐桌上,逆时针轮转,依次是长沙话、柳州话、上海话、绍兴话、宁波话、福建话、湖北话、四川话、苏州话、硅谷话、林志玲话,以及日语、意大利语和法语。

在我之前,上海话已经被抢先说过了,轮到我了,说了日语,祝福苏绣姐姐生日快乐,福寿绵绵。于我之前一位,是旅居纽约三十年的画家先生,祖籍宁波,格么自然是讲宁波话,祝寿的尾声,是请苏绣姐姐多吃一点。宁波话劝食,是讲,雀呢雀呢,生动听得不得了。姚慕双周柏春讲过的,宁波人都是音乐家。

于我后面一位,是甘肃人,众人呼呼吸吸听甘肃方言,这位先生说,自己不会说甘肃话,因为从小在四川长大,我讲四川话吧。

逆时针轮转的最末一位,是宝岛小姐,捏着手机,跟苏姐姐讲,姐姐啊,你想听什么语言,我可以借助翻译软件,讲给姐姐听。众人欢笑,说,不用不必,你讲林志玲话就好啊。

上海真是一座有趣的城。

(二)“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作品,1985年的书,获奖连连,读起来挺吃力的,因为写得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写到一段,童年学校里组织去动物园游玩。

“学校组织我们去查斯特动物园参观。那意味着每个人都穿上了自己最体面的衣服,还要比谁的袜子最干净、谁带的三明治最丰盛。罐头饮料是最

让我们羡慕嫉妒的,因为大多数人只能带两百毫升塑料罐里的橙汁。塑料罐很容易被焯热,喝起来都会烫嘴。

我的三明治被人用手指头戳,我假装没看到。常规三明治检查是一个座位一个座位挨下去进行的,时而有啧啧称羡声,时而爆发出尖利的笑声。苏珊·格林的三明治里是冷透的炸鱼条,因为她家很穷,只能吃剩菜,哪怕很难吃。上一次她连剩菜都没有,三明治里只能涂一层褐色的沙司酱。检查员宣布,这次雪莉第一名。雪白的软面包里裹着咖喱蛋和碎欧芹。她还有一听柠檬水呢。”

让我想起小时候去西郊公园春游秋游的往事,除了动物引人入胜,记忆最深远的,还是西郊公园里午餐时分的盖浇饭。肉丝豆腐盖浇饭,是难忘的一时之选,那种美味的记忆,几乎贯穿了整整一代上海子弟。

很巧,昨日赴《吴湖帆诞辰130周年画展》,看到一幅吴湖帆先生的画作,1960年画的,春风杨柳万条,也是西郊公园的春游景致。婀娜杨柳下,白衣蓝裤的少男少女的模糊嬉戏,吴湖帆先生点缀了一面红色旗帜于万绿丛中。笔下清雅无尘,画面清阔温存,好笔致。

(三)中午路过衡山路附近,一个人散散步。酷暑天气里,街上几乎无人。听听音乐出出汗。衡山路周边,真真是沧海桑田。

梧桐流水账

石磊

让我想起小时候去西郊公园春游秋游的往事,除了动物引人入胜,记忆最深远的,还是西郊公园里午餐时分的盖浇饭。肉丝豆腐盖浇饭,是难忘的一时之选,那种美味的记忆,几乎贯穿了整整一代上海子弟。

很巧,昨日赴《吴湖帆诞辰130周年画展》,看到一幅吴湖帆先生的画作,1960年画的,春风杨柳万条,也是西郊公园的春游景致。婀娜杨柳下,白衣蓝裤的少男少女的模糊嬉戏,吴湖帆先生点缀了一面红色旗帜于万绿丛中。笔下清雅无尘,画面清阔温存,好笔致。

(三)中午路过衡山路附近,一个人散散步。酷暑天气里,街上几乎无人。听听音乐出出汗。衡山路周边,真真是沧海桑田。

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一身建筑工地装束,客客气气跟我打听,附近记得有个社区食堂,不知道怎么走,以前来过一回,不记得地址了。我想他说的是“梧桐

友签名赠书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签名赠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是2017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我所在的工作单位准备组织一次活动,号召全体职工为附近一所农村小学的部分留守儿童捐款。领导又交给我一个特别的任务,让我在新出版的散文集——《飞雪千年》上签名,现场赠送给贫困儿童代表。

送给孩子们的签名书

梅雨墨

我们单位是国企,地处安徽省淮南市最西部——毛集实验区,毛集实验区也是中国唯一以实验区命名的县级单位,面积只有2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过10万人。关键是这里的董峰湖行洪区和不远处王家坝一样都是淮河流域重要的行洪区,一到抗洪的关键时刻往往要遵照国家防总的指令开闸泄洪,这里的百姓为了抗洪付出了太多。这里的年轻人往外出打工,留下老人看守家园,孩子上学读书。为了不让这些孩子失学,政府和企业都作出了不少努力,使孩子们能够安心完成学业。六一儿童节这天,接受捐赠的10名孩子代表早早地来到了我们

“名师”与“高徒”的关系,存在多种形态。被世上说得最多最泛的,自然就是“名师出高徒”了。这句话看似轻松丝滑,好像顺理成章,殊不知个中之进程,实在是难之又难;而其成功之概率,也一定低之又低。不然的话,易给人以错觉,似乎只要拜个名师就行。其实,一艺之成,名师指导仅是一个方面,技法问题是第二个层面,然而由技入道,那与生俱来的天赋和悟性,才是由不得你的“坎”。

奥运冠军陈若琳和全红婵,就是标准的名师和高徒。对曾获二十多次世界冠军又是奥运五金得主的美女教练陈若琳来说,毫无疑问,她是当之无愧的名师。而她接手全红婵时,婵就已经是拿下东京奥运金牌的“高徒”了。这种组合实际是“名师带高徒”,至于能不能“带出来”,在名师一方是压力山大的,甚至是不容闪失的。我们知道,竞技场场上从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冠军徒弟交给你,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是烫手的“国宝”,带得好,名师出高徒,彼此有前途。一旦失手,那就是名师“毁”高徒,届时所有负面言论都会涌来,也够喝“一壶”的。所幸我们的美女教练,以自身的实力顶住压力,虽然三年间有挫折有起伏也有质疑,但最终不负众望而成功卫冕……

66”那个著名的社区食堂,连忙告诉他如何走过去,中年工人千谢万谢走了。每日在梧桐树下散步,经常被问路,多是问景点,比如武康大楼或者张园等等,第一次被问到社区食堂,值得记录这个第一次。

(四)奥运期间,晨昏起居,出差途中,断断续续读了一遍《纳达尔自传》,2011年的书,网球运动史上伟大的名将、西班牙人纳达尔的自传。书中写到一段,纳达尔11岁那年赢得了一个西班牙12岁以下儿童组的全国冠军,那天晚上全家人都很高兴,但是他的托尼叔叔,他一生的教练和导师,一如既往地给他浇冷水,让天才少年不要得意忘形。这位托尼叔叔假若是

一名记者,打电话给西班牙牙网协,要了一份过去二十五年来获得儿童组冠军的名单。然后,他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读出名单上的名字,然后问大家是否听说过这些人。“你认识他吗?不认识?那这个呢?还是不认识?那这个呢?不认识?”名单中只有五个人成为职业球员,名字为世人所知。托尼叔叔最后讲,“现在你明白了?你成为职业球员的机会只有五分之一。”

这段文字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想跟刚刚在高考中金榜题名的学子分享。

(五)立了秋,早晚略有凉意,跟一桌上海老少爷叔饭叙,老少爷叔个个精神抖擞,懂得得不是看一眼,一边吃饭一边听了一晚上的“见识新语”,极大地增长了见识,开阔了眼界,比如,墓地。

墓地不是贵吗?难搞吗?现在好了,有办法了。我们都是中年甚至以降的人了,现在问题要考虑起来了。现在上海城郊接合部买套两房两厅,百把万可以了。爷爷奶奶住一间,外公外婆住一间,爸爸妈妈百年之后住一间,一家人家一举搞定,统统住在一起。到地下去有啥劲?一家门生死死在一起,几花闹猛?风雨之苦也免了,扫墓之苦俱往矣。两房两厅里还有煤气的,一年来吃两顿,扫扫墓,吃吃饭,实在不想烧,叫外卖也便当的。

人生难处,峰回路转,竟有了如此良策。诸葛亮在世,也要甘拜下风的,我猜。

尽管婵宝平时也是个爱搞怪的“开心果”,但当金牌到手的瞬间,她冲进教练的怀中,积聚多时的酸苦委屈和压力一起释放,那师徒相拥相奔的场景,我反复刷到了多遍,也感动得不行。

莫以为只有“名师出高徒”,有时高徒也能带出名师。如果大家不太健忘的话,应该知道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跳高名将朱建华,他的教练胡鸿飞起先是一名区少体校的业余教练,由于“高徒”朱建华的横空出世,三破世界纪录,胡教练自然也声誉日隆,成了当年体育界无人不晓的“名师”,此即为“高徒出名师”。

相比于竞技体育,艺术文化领域的师徒关系,则宽松了许多,也少了诸多大赛的压力。齐白石二十多岁时拜了湘潭名师胡沁园,从此让齐白石从工匠走进了艺术,胡沁园虽然算不上有名,但对齐白石的人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胡先生,就不存在后来的齐白石,因为“齐白石”乃至大名“齐璜”等,都是胡先生为他改的。当然,齐白石此后“青出于蓝胜于蓝”,才让人知道这位胡沁园。此也属“高徒带出名师”的范例。后来,小有名气的齐白石又拜了一

位名师,世称“湘绮先生”的晚清诗学文史家王闿运。王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儒,诙谐玩世的另类。起初齐白石还不敢高攀,倒是王先生主动,齐白石才拜师入门。说来王闿运的收徒也还有点“另类”,他之前已收了徒弟有铜匠曾昭吉、铁匠张登寿,当看到木匠出身的齐白石很有灵气,便有意收入门下,于是就有了“王门三匠”的佳话。我想如果再遇上个银匠或石匠,估计他一定会还会“出手”,感觉他收徒有一点凑“花色”的爱好。

齐白石拜了名师王闿运,并非跟着学书画,而是学诗文、开智慧、拓胸襟。其实一招一式的传授,终究还不是最高境界的学习,而真正的名师,给予高徒的往往是理念和经验,或许仅仅是偶然间的一言半语,却能有醍醐灌顶式的开悟和点醒,那么,由“高徒”而再成“名师”,也是迟早的事。

不过,艺术上的传承,最怕的是徒弟“复制”老师,一旦如此,难以脱身。印家陆康先生说他年轻时,就常听老师陈巨来再三叮嘱:你们几位弟子千万不要学我,我的话死路一条。弟子们起初也

不懂其意,后逐渐明白,陈巨来老师已将元朱文印章刻到极致,无人超越,学生再学也是步其后尘,很难有出头之日。类似的话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齐白石后来成为一代大师,但凡跟着齐大师后面学画的,如果一招一式一成不变,谁还能出头冒泡呢?同样,我们海派的书法大师沈尹默,但凡跟着沈老学书的弟子,亦步亦趋,则会完全被老师“套住”或“全覆盖”,好比悟空进入如来的手掌,再也跳不出来。这种师徒的状态模式,基本可称为“名师盖高徒”。

所以,竞技体育上的师徒不怕重复,只须“更高、更快、更强”就行。而文艺类的师徒则一定要路径独出,穿老师的“鞋”走自己的“路”,学会“差异化”生存。民国时期的清华才子潘光旦,读书万卷,学贯中西。他在清华求学时曾写了一篇文章《冯小青考》,就是写那位“挑灯闲看牡丹亭”的明代才女。老师梁启超读后大为惊叹,在批语中赞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结果潘光旦不负所望,另辟蹊径,成了一位既有科学思想又具文学才华的社会学大家。

名师与高徒

管继平

齐白石拜了名师王闿运,并非跟着学书画,而是学诗文、开智慧、拓胸襟。其实一招一式的传授,终究还不是最高境界的学习,而真正的名师,给予高徒的往往是理念和经验,或许仅仅是偶然间的一言半语,却能有醍醐灌顶式的开悟和点醒,那么,由“高徒”而再成“名师”,也是迟早的事。

不过,艺术上的传承,最怕的是徒弟“复制”老师,一旦如此,难以脱身。印家陆康先生说他年轻时,就常听老师陈巨来再三叮嘱:你们几位弟子千万不要学我,我的话死路一条。弟子们起初也

不懂其意,后逐渐明白,陈巨来老师已将元朱文印章刻到极致,无人超越,学生再学也是步其后尘,很难有出头之日。类似的话齐白石有一句名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齐白石后来成为一代大师,但凡跟着齐大师后面学画的,如果一招一式一成不变,谁还能出头冒泡呢?同样,我们海派的书法大师沈尹默,但凡跟着沈老学书的弟子,亦步亦趋,则会完全被老师“套住”或“全覆盖”,好比悟空进入如来的手掌,再也跳不出来。这种师徒的状态模式,基本可称为“名师盖高徒”。

所以,竞技体育上的师徒不怕重复,只须“更高、更快、更强”就行。而文艺类的师徒则一定要路径独出,穿老师的“鞋”走自己的“路”,学会“差异化”生存。民国时期的清华才子潘光旦,读书万卷,学贯中西。他在清华求学时曾写了一篇文章《冯小青考》,就是写那位“挑灯闲看牡丹亭”的明代才女。老师梁启超读后大为惊叹,在批语中赞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结果潘光旦不负所望,另辟蹊径,成了一位既有科学思想又具文学才华的社会学大家。

所以,竞技体育上的师徒不怕重复,只须“更高、更快、更强”就行。而文艺类的师徒则一定要路径独出,穿老师的“鞋”走自己的“路”,学会“差异化”生存。民国时期的清华才子潘光旦,读书万卷,学贯中西。他在清华求学时曾写了一篇文章《冯小青考》,就是写那位“挑灯闲看牡丹亭”的明代才女。老师梁启超读后大为惊叹,在批语中赞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结果潘光旦不负所望,另辟蹊径,成了一位既有科学思想又具文学才华的社会学大家。

所以,竞技体育上的师徒不怕重复,只须“更高、更快、更强”就行。而文艺类的师徒则一定要路径独出,穿老师的“鞋”走自己的“路”,学会“差异化”生存。民国时期的清华才子潘光旦,读书万卷,学贯中西。他在清华求学时曾写了一篇文章《冯小青考》,就是写那位“挑灯闲看牡丹亭”的明代才女。老师梁启超读后大为惊叹,在批语中赞道:“以吾弟头脑之莹澈,可以为科学家。以吾弟情绪之深刻,可以为文学家。望将趣味集中,务成就其一,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结果潘光旦不负所望,另辟蹊径,成了一位既有科学思想又具文学才华的社会学大家。

藕花香里秋梦多

费滨海

初识张桂铭是在1994年10月1日,在史家胡同民盟中央招待所。他是作为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出席10月4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胡问遂书法艺术回顾展”开幕式的。交谈之下,我惊喜地发现,张桂铭曾经的住所与我们家相距不足30米,都在复兴中路上。

张桂铭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一口浓浓的绍兴乡音,脸上总是笑眯眯的,手握上去柔软又温热,虽言语不多,却很睿智,待人诚恳而谦和。与他交往近二十年,我听到的是他对曾鼓励和关注他绘画风格转型的程十发、华君武、黄永玉和吴冠中等老艺术家的感念。上海的青年艺术家一直是他特别关心的群体,他主政刘海粟美术馆不久,就举办了“99”上海青年美术大展,推出了一批艺术新人,提携青年艺术家可谓是不遗余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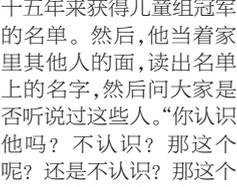
线条和笔墨是中国绘画的灵魂。浙江美院五年严格的训练奠定了张桂铭扎实的线条和笔墨基础。他从人物画起步,以《画家齐白石》和《八大山人造像》在画坛声名鹊起。令人意外的是,随着1984年一次出访联邦德国,张桂铭的画风变了。他有意识地将中国画色彩加强,将人物画的花鸟配景突出,并逐步过渡到以花鸟题材为主。自此形成了视觉效果强烈,充分体现现代意识、简练抽象,色彩浓艳明亮,富于主观性的绘画艺术风格。特别是他代表性的荷花系列作品纯净、内敛、五彩斑斓,极具生命张力,无疑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和他对艺术不懈追求的写照。

故乡绍兴对张桂铭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徐渭的青藤书屋到鲁迅的三味书屋,从街头艺人的说唱到“绍兴大板”(壁画)和“的笃班”(越剧),再到戏曲、刺绣、皮影、泥塑、壁画、年画、版画,都“细雨润无声”地渐渐溶化到他的血液中,融入到他的绚丽缤纷的作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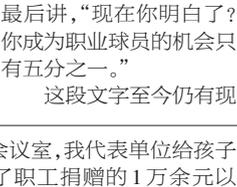
丁雄泉和石虎是张桂铭特别喜欢的画家。他曾说过,对于丁雄泉和石虎的作品他是“一见钟情”,等见到他们则是“一见如故”。他们和张桂铭一样,作品色彩强烈,大红、大绿、大紫、大蓝……造型随意而大胆,画作中洋溢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浪漫情怀。1994年秋,丁雄泉来张桂铭寓所拜访,兴之所至拿起一支毛笔直接在其带来的自己画册扉页上画上三个长发披肩手拿鲜花的妙龄女子和一匹款款走来的骏马,率真豪放的“采花大盗”真性情跃然纸上。1999年张桂铭曾专程赴珠海走访石虎工作室,第二年石虎来上海新天地松园的前夜,我陪张桂铭和石虎相聚,难得见到他如此轻松自在,话也特别多,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惺惺相惜吧。许多年前我曾一再建议张桂铭办个展,他每次听了都是笑笑再无下文。如今作为“惊艳——张桂铭艺术回顾展”的策展人,深感荣幸之至,更觉得是一种缘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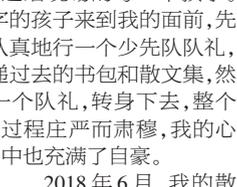
真如 王鸿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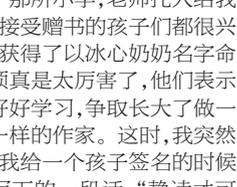
尘外 郭影



十日谈 郭影



有些功德 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



签名本的故事 责编:郭影

